

子書三十二種

題 王宜之

B 2
1

飴

子

列子序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
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

詩反照游外家舅始周湛祖之

始周從疾用

扶又

兄正宗輔嗣皆好

好

集文籍先

卑政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

傅氏亦世為學門

三君總角

競錄奇書及長

丁文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旦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

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子思反

全所載且共料

聊音

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貴齊其祖

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少音

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必利亂

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

扶又

存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

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直略反

物自喪息浪生覺

音

與化夢

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

而鳩反

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

燭辭音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列子目錄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極智

問湯第五

力命第六

楊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朱第七

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一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

扶又

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

津上聲

誤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

音

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已殺青

謂汗簡去青皮也

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_{符問反}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_{音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
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
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_{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卷第一

張湛處度注

世德堂本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則之死之別用之成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從始四時之所運第一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居鄭圃音布鄭

田四十年人無識者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譏者矣國君耶大夫

際之猶衆庶也

非自謂於物直言無是非執達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年將嫁於衛

謂之嫁自家而出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列子笑曰壺丘子何言哉

四時行萬物生雖然太子

列子之師伯

自受教於壺丘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之形也不生

生物而不自生

嘗語伯昏瞀莫侯反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瞀列子之友同學於壺丘子不言

不生者固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

化者有化今存亡不化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

生物之宗

化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因存亡化相生者不得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因存亡化相生者不得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因存亡化相生者不得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因存亡化相生者不得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因存亡化相生者不得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復性理無間也

陰陽爾四時爾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化者無間也

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不生者

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

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不化者往復

音服後不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

音者做此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

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

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是謂玄牝

此思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

動守靜不裏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玄牝之門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與太極所由

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

生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

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

生生自生耳生生者

豈有物哉故不生也

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者無物也故不自

化焉若使生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

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則豈能官天地而肩

萬物體羣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生死無者則不生

死無者則不生

不知所以生性則本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無所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則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同於無而無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從生而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相因襲也著

太易者未見

賢遍反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

天地無所

天地無所

天地無所

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陰陽未判

即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

太素者質之始也

性質之始也

而

謂

渾淪也

品物流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性質之始也

而

謂

渾淪者言萬

物

萬物

故能暗音雋而出氣物包形神而彰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擡蓬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黑白得名而此無名也

而指撝音寢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之無死也此過古

反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種章勇有幾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蠅為鶉事見得

此過悞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反

水為鹽音計司馬彪云謂冰土之氣相繼而生得水土之際則為蠅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

之衣猶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則為陵鳥此隨所生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為烏足

其葉為蝴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蝶也言其名得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蠅蠅

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
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
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大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然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
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待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形必
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則與我殊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情短則與我殊終進乎不知也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
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莫為始以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不進有生則
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其始者也以形而復於不生有形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
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
此無形亦先有其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
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性復
爾非始終之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
不變者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其在
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
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天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
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轉
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傳四者益舉大較
而言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其在
行乎成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各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禽貴
而吾得為人是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識貌不一是以榮啟男女之別彼列男尊
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
行乎成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各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禽貴
而吾得為人是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識貌不一是以榮啟男女之別彼列男尊
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樂善其能推

理自寬林類年且百歲古之隱者也

春無聞益故畦收刈後田棄穀拾之也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

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

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於反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

下孟反

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

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捨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

微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胃中則百年之壽不折而自獲也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或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

往復無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間林類之言或以為己造

極一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

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埋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向遊外同於人羣

者豈有盡與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耳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

生為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豈其擴音曠基

曠音廣穴也

舉如也宰如也焚如也鬲鼎又音隔如也則知

所息矣見其墮壞高異則知息之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

伏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

我以形勞我以生使老子曰死為休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脩身慎行泛懷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貌櫛此仁者之所憂貧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微音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

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

此言假託所攝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

人鍾賢世

鍾賢宜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世與一不與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上呂反注同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

事有

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有無

事有

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

其如虛靜也

虛也

得其居矣

取也

與也

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

非心慮之

表形骸之外

求而

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

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事之破穢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為之於未亂

乃

至虧喪

凋殘方欲鼓

舞仁義

而

事有

求反而性命之極

者未之得也

粥育熊

周文王

師封於楚

曰運轉亡已

天地密移

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塗之義

孔子曰日夜

體隨化而還化不復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

非今形

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

無際丘

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

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

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

自謂慶化可逃

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

此者虧於彼

所謂川竭谷

虛

損益成虧隨世隨死

此世亦宜言

生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

虧矣生者方自謂生

固非耳目所

察亦如人自世

音至

貌色智態亡

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鳥也

形色髮膚有精屬者新久相

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閒不可覺俟至後知杞

國有人憂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不以惑憂彼

何能相

喻也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

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

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人猶自安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反

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哉曰地積塊耳充

者於太墟之域况乃氣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反

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者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

也其壞也則與人皆亡何為欣戚於其間

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

鄙情無從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蒸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

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也塊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氣之

偏積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

者也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

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蟄蟄耳若是汝故行不知

也其委結而蟄蟄耳若無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

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

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

無下不死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婉行處何所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

施以智反及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下同不探也未及

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熙

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如掌反據自此以往

謂春秋冬夏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

之所生豈吾之所有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自然吾盜天而亡殃心何往而有怨者夫金玉珍寶

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

為國氏之重固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

非盜哉若其有盜邦則我身即天地之物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反智也認音而有之皆惑也万物天地

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邦則我身即天地之物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反智也認音而有之皆惑也万物天地

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感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感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已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然身耽玩莫由自悞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與為親領斯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感矣今以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感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耳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溫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公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復破遺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厭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第二

黃帝第二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處順則所適常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富為性娛耳目供鼻口焦音肌本又作色肝古早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集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端聰明進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不知斯齊國幾居起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所類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長丁丈反帥長首主也自然而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者不遺於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殞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如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撻音觸撻也無理逆順故無所利害也周禮春時有瘡疥疾夏時有瘡疥疾鄭玄云瘡酸削也說文云瘡義附詳於下章瘡疥酸病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履瘡痕兩反瘡疥謂瘡疥也虛若處牀雲霧不破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音骨其心山谷不躡音蹭音蹭者無能逆也黃帝

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曰

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

音雜漢書云太山稽黃帝也○三人黃帝相也

帝告之曰朕聞居二月齋心腹升

不可得而解而解所夢在此矣至道不可以付托矣則以爲

得矣而不能以告者天子不能以情告鬼又二十有八年丁太尉卒於京兆尹不之往吊子房自知其必死也乃留书与高祖曰吾令人望其气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但吾與俱生豈能及乎吾聞之鬼神不遠人臣子不遠主豈不殆哉吾所以不吊者亦以此也

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海經
射音山是山上有神人焉稱神人口風飲露不食五穀復須吸風飲露謂之應真也

蓋吐納之貌心如開上子讀泉形口處女自笄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不愧鳥獸反不愛山海經曰北海之鴻其

不異於物耳。如林云：「假令無心，則無所有；無所有者，則無能作。」

○人之愛也猶萬物恩無所偏懷音隱懷

當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僉而已無怨反○憇寒之也 陰陽常言日月宮田四道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常若順風雨常均宇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麁鬼無靈禦馬昏明有度災疫不生

老子云列子衛風莊行篇

曰以道位天下者期鬼石祿引一曰不
蓋神人禦之三月一至川子若安且下首息井舍因聞聞音清所其杼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懼恐也而請醫奇隆辛

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夕至晨數月不復反舍因閉閭言草

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一本作章戴不諳於二數

尹生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襄吾以汝為達也

君子謂堯曰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利害始得夫子謂堯曰吾聞君子不欲與人爭

所學於夫子者，知之莫如子房。人謂伯高，一曰子房也。

實中和言而入而之以成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作更方一如一解於所主害世間

七年之後從下同

外如一不復與人言。其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以心之九年之微，則無以善矣。故同僚比肩，故其宜耳。

無利害之二如一張弓或直或曲其性則無是非但口之形而手之

橫縱放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和之是，非和之與否，皆不無得失，此不可謂之無得失者也。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而後眼如耳耳如鼻真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

戶居同為一物則形莫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慙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

一節將地所不載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列子問闢尹闢今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窪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踏火不熱行

予萬物之上而不懼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請問何以至於此闢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

以相先也以相後也以相失則物之造

音作臧作反注同平不形而止平無所化

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始也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聖人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也茲得是而窮之

者馬於處得為正馬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至也○氣壹德純者宜但自通而已哉物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于萬也向秀曰唯無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矣是言未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

閑也物奚自入馬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食陵亦弗惜之涉反○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况得全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

其肘上手停審故不傾發之鏑矢復沓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

郭象曰失去也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形

人曰衆人也伯昏晉人曰是射之射也

雖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志其能不雖不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近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悼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上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之長也^{養禽獸}有役人梁鷩者能養野禽獸委於^於食^{音嗣下}虎同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鶻鴟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雉^{音茲又音字乳化}交接曰尾^{孳尾性乳化}尾^{相生也}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圉魚呂傳之毛名丘園}其殺之之怒也^{因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為^于其殺之之怒也^{因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決}之之怒也^{力致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找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恐因其用}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令吾心無逆順者也則使怒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令吾心無逆順者也則使不相侵害也^{人之能將養禽獸}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廣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可能游浮水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所六反}益子作便操之者也能^{驚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謾^{譖音衣與謾}吾與若抗^{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悔謾}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止水則無}乃^{音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郤萬

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音往而不暇所遇皆以瓦櫃相接也以瓦蓋物而取之亦曰後禮人故之因名為瓦鈎也彊曰庚反莊子作拒
藏拒之戲卒抵三秦記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時者巧以鈎為之拒者憚汗以黃金拒者惛也○五有所投者拒郭子曰所要愈於也重則其心愈於也巧一也而有所於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拙本作內唯忘内外遺過孔子觀於呂梁在今彭城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即爾雅曰梁懸水三十仞流珠二十里鼴鼴魚鼴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立流將承音子子出石絕水懸水三十仞流珠二十里鼴鼴魚鼴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立流而承音極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拒又作拒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珠三十里鼴鼴魚鼴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立流將承音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达此音撫本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汨古忽反勇沒也郭象云偕出入涌出者汨也偕出入涌出之徑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猶掇拾也括反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占累也吾生於陵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不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於禹懷音縷病悽者承蜩音條一本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於禹懷音縷病悽者承蜩音條一本鉢傳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鑠鉢之間耳累九司馬云謂鉢本或作拒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堅豎也吾處也若麋株馬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譏曰麋林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好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故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痴傻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王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旛之衣向秀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海上也儒服寬而長大之人有好呼報溫音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溫鳥游溫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其父曰吾聞也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上呂言至溫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溫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故曰至言去反